

走进安江村

张永权

近日,参加晋宁区诗联书法绘画学会组织的采风创作活动,走进晋城街道办事处安江村。安江的一位白发老人说,在这里,每一栋房屋,都是文物古迹;每一块石头砖瓦,都记载着历史;每一株古树和花草,都有它们的故事。

走在安江的土地上,让人眼睛一亮的,就是村落中那一眼碧水映着蓝天,倒映着一幢幢飞檐翘角古建筑的大水塘。古柏森森,清水如玉,让人一见,心旷神怡。有文献记录,水塘名安江塘,其水质“一尘不染,清光大来”,干旱年间,塘水为村民救急;大涝之时,塘容四方洪水而储藏。又因有盘龙河、清水河从村落流过,进入滇池,塘能安两江,又能安村民旱涝,水塘便名叫安江塘,这个坐落在滇池东南岸,背靠海宝山的秀丽村落,就叫安江村了。一说元代这里是乌蛮族安江部落领地,以部族之名为地名。

一个滇池之滨的小村庄,一个安塘安江的双安之村,和谐美丽之村,民族团结之村,古往今来,留在这块大地上的故事还真不少呢!

因为这里的自然景色独特,风光如画,民族文化深厚,周游过天下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在1638年10月初,入滇走进晋宁的第一个脚印,就深深刻印在安江村的古渡口上了。并把安江村写进他的《滇游日记》中“挂帆向东南行,二十里至安江村,梳栉于饭肆……”安江村的地名,随游记散文大家的真文字,走出云岭高原,之前明代谪滇文学家杨升庵,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随友人到安江村观光,攀上海宝山在海宝寺遥望滇池畔的安江村,作诗两首,把安江村的生态之美抒写得十分别致:“横紫烟光凝上方,人家宛在水中央。”“渔父帆船作宅,仙人台榭石为楼,峰头疑见长安日,灌足真夸万里流。”就是其中的名句。今日我等置身于水中央的安江村,登上小楼,俯视安江大地,田畴如棋,大地如画,禾稻碧绿,鸡鸣狗吠,蛙鼓和应,如在世外桃源。

带领我们进入安江村的晋宁诗人杨艳玲和安江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陈富,把安江的历史文化一道来,让我们看见烽火年代的安江村又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1937年底,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持久战的艰苦岁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我大半个江山。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竟难找到放一张书桌的平安之地。1939年12月,一群或戴眼镜,或西装革履,或背着画架、提琴的艺术家来到安江村。那些记录着历史风雨的玉皇阁、关圣宫、大佛寺、五台寺、龙王寺、地藏寺,引起这些外来艺术家的关注。而位于海宝山下的安江村,有后山的掩护,是日本鬼子飞机难以找到的轰炸目标。加上这些兴建于清末民国初年的古建筑,融合了中西建筑艺术的技法,艺术风格别致,能启发学生的想象力。村落位于滇池之滨,四面环水,荷塘清清,环境优美,战时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办学,是十分难得的一个教学场所。于是他们决定留下来,并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学校,让学校到安江村办学。

这所学校就是由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成立的国立艺专。1940年1月

月,国立艺专——中国当时最高的艺术院校,就整体从昆明搬迁到安江村了。滇池东南岸的这个小渔村,也因此而充满了艺术的活力。每天清晨,安江塘边,支着画板,艺专美术系的师生正在素描安江的日出,音乐系的师生站在塘边,或“啊……啊……啊”地练声,或吟唱一曲《铁蹄下的歌女》……吸引着安江村的村民前来观看这些艺术家的现场表演。有老人说,他们还经常进村入户,唱滇池渔歌、云南花灯,收集村里的民歌民谣、民间故事。艺专师生和安江村民和谐相处,还给安江村写了村歌,教村里的男女老少歌唱,处处都可听见村民在唱村歌:“美丽的安江,可爱的村庄,村中池水清汪汪。古老的玉皇阁,映在水中央。塘边白鹅来戏水,孩子们欢跳进学堂。风吹楼阁钟声响,微风送来桂花香……”一个边疆渔村,有了村歌,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新闻。安江村之名也随着艺专师生的画、歌以及信件,飞向五湖四海!

在安江村的国立艺专,艺术大师云集,潘天寿、吴茀之、张振铎、常书鸿等,都是亲自登台授课。新中国成立后,闻名中外的艺术家董希文、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张权等,当时都是安江村国立艺专的学生。名师出高徒,安江村的国立艺专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名家巨匠,如群星闪耀在中外的艺术殿堂。受到毛主席称赞的著名画家董希文创作的大型油画《开国大典》,构思大气,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逼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艺术见证。他在安江村时,就画了不少写生作品,为他后来成为大师,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今天画家吴冠中的一幅作品售价几亿,他当时在安江村时,就画了不少具有安江地方风味的作品。他1978年6月重返安江时,大有回到了童年故乡的亲切感,还记得当年在安江村的茶馆,一面品茶,一面与安江村民聊天的情景。作为国画大师,又是教育家的潘天寿,在安江村对学生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教学,让许多后来的画家难忘。他在安江村创作的《春塘水暖》画作,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著名画家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也是国立艺专的学生,她后来成为著名雕塑家,她回忆起当年的安江村,说天空特别蓝,春天的油菜花一片金黄,他们写生时,蜜蜂飞来飞去,嗡嗡地唱着,就像催眠曲,他们画着、画着就睡着了……

国立艺专在安江村办学时,玉皇阁是学校的办公楼,观音寺是国画教室,大佛寺是西画教室,这些古建筑大多为清末民国初年所建,现在都是省市级、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国立艺专在这里办学,更平添了其文化含金量。安江村的79号民居,是国立艺专教师的宿舍,潘天寿等教授居住于此。

国立艺专从1940年1月迁入安江村,到9月底离开,虽然只有9个月的时间,却谱写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新中国成立后以国立艺专为基础,组建起了中央美术学院,也为文物晋宁、文化安江注入了特别的文化含量。现在,安江村以此为契机,正在打造安江国立艺专公园大型文化工程,到那时你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朋友,走进历史的安江,文化的安江,现代的安江。

拮好的柿子小心翼翼地装进父亲用篾编的筐里,背到十几里外的集市上换成一张张浸满汗水的钞票,用它们给我们买新衣服,交学费。天气好的时候,母亲也会带领我们把它削皮,穿成串挂在屋檐下,经过风吹日晒融进阳光的味道就成了我们爱吃的柿饼。那时的我们嘴馋,经常会把成熟的柿子放在火炉边,烤得“嗞嗞”冒水、热气腾腾,再把它放到嘴里慢慢品尝。

改革开放如一股春风,把村民们吹向四面八方。很多人都进城了。偶尔回乡一次,看到腐朽、凋敝,常年被铁锁锁住的老屋,到处布满蛛网。房顶上再也无炊烟升起。猪圈里也是静悄悄,母亲的身影也早已模糊,以前用过的农具东倒西歪闲置在墙角。那些黄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无人问津,心中顿时觉得有一丝丝悲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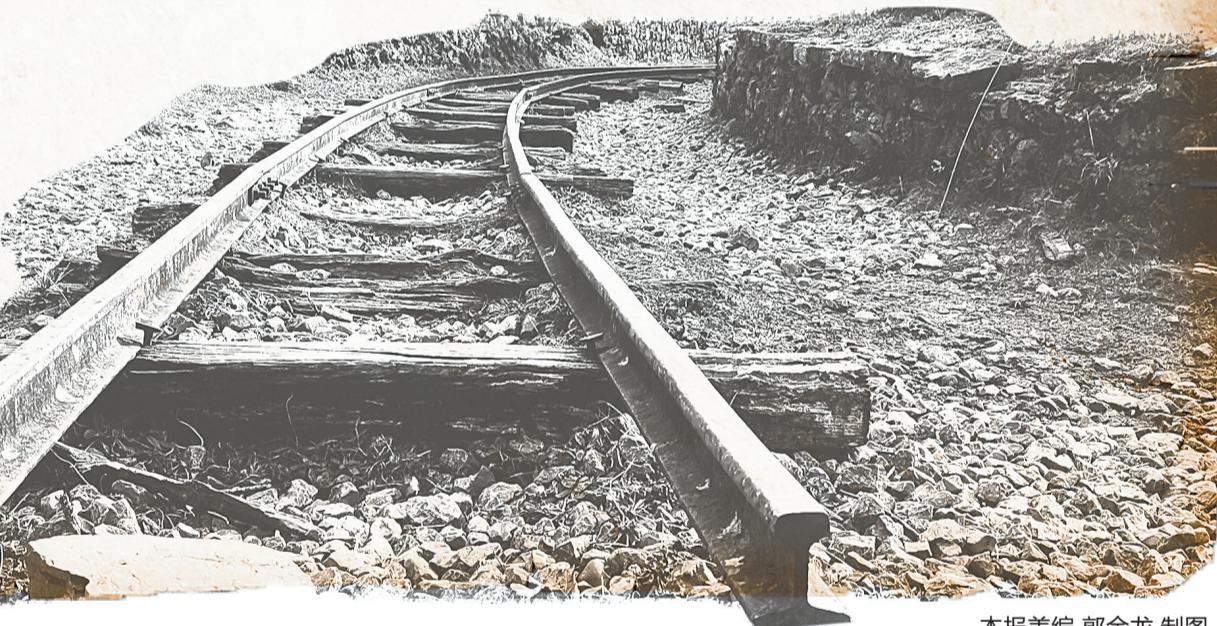
现在社会发达了,城里的水果种类繁多,口味香甜,长相漂亮。可每年柿子成熟的季节,父亲总要回家摘上一些带进城。父亲看到昔日他伺候的果树,藤蔓缠绕,嘴里嘟囔着,忍不住爬上去清理藤蔓枯枝,尽管他已经是一把奔七的人。带回城里的柿子邻居们建议装进食品袋用苹果捂熟,父亲总是固执地想到处去找山楂。我知道,父亲并不是想吃柿子,而是想找回一种感觉。

如今老屋还在,柿子树还在,父亲还在,可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那一棵树火红的柿子,那一堵堵土墙,那房檐下母亲挂的辣椒、玉米、柿子,那袅袅炊烟,那猪圈里哼唧唧等着喂食的猪,和母亲忙碌的身影犹如一张年代久远的老照片,永远定格在我的灵魂深处。多想能再吃到母亲用山楂、木桶捂的柿子,多想再看看那淡蓝袅袅的炊烟,闻闻烟火的味道、母亲的味道。

花潮

铭记那奋斗的火热岁月

李志忠



本报美编 郭金龙 制图

品读龙马山

余务洪

瞬间都长成了一模一样的绿色。幽深,宽广、浩荡。阳光落在万物之上,清风徐来,助推着绿与光相互辉映,绿浪翻滚,光与色在一起舞蹈。秋天,那简直就是灿烂的色彩大交响。那么多多种丰富的红,那么多变幻的黄,被灿烂的阳光照亮。一切都变了,变得金灿灿的,放眼望去,仿佛是一幅五彩缤纷的山水画,满山满坡都变成望不尽的艳丽红霞、胜似鲜花,都是那种“千山万壑层林尽染,千树万树姹紫嫣红”的灿烂。到了冬天,片片白雪飘落,银装素裹,整座山披上洁白的银装,梦幻又唯美,一片玉砌成的世界,每处都自成风景。

山有水而媚,土得水而沃。龙马山的山雄,连绵不绝,隐藏于雾中,云雾缭绕,山的形状各异,只见山头不见尾,颇有卧虎藏龙之势。它更像是一位刚毅的父亲,高大而雄壮,在平平淡淡的辽阔中威严而刚强。向往龙马山,它能给你一种理想:攀登龙马山,它能给你一种力量;思念龙马山,它能给你一种心境;陪伴龙马山,它能给你一种豪放。大美不言,可涤心养气;大美难言,仰赖审美力的提升,而自然界是最好、最直观的自然大课堂。龙马山的水柔,涓涓细流,流淌于山中,清澈透明,水的形态各异,从山头流到山尾,最终全部汇入澜沧江。龙马山,它又像是一位宽厚的母亲。投入到山的怀抱里,就能感受到她那独有的柔中带刚的品格,那种温暖、宽阔、包容的胸襟,甘甜如母乳般的幸福暖流沁入心底。

或许有朝一日,我又将重回到那里,今日的努力与付出……那个梦中的神仙之巅,等着我,洗尽铅华呈素姿,一种人间纯粹与质朴,它一定在那里等着我!

元谋词语(三首)

赵雪

甘塘

在挖掘机的助产下
荒山分娩
热坝摇篮里甘塘小镇
温婉地睡着
脸上还挂着
甜甜的微笑

凤凰湖

词语在发芽
一棵棵小树
偏着脑袋在商量
如何迎接春风回家
一粒粒春雨
在热坝上空
为拔节的庄稼
喝彩

金沙江

一头豹子
一口咬开
龙街码头
看到的是
热坝果蔬
正在时装展演

难忘暖意橙红

魏菜苹

我的老家在距离宣威城32公里的西泽乡,一条玉带似的小河依偎在群山的怀抱,蜿蜒着流向远方。家乡山清水秀,村寨寨盛产柿花,素有“柿子之乡”的美誉。每到秋天,草枯叶黄,柿子树叶落,一个个柿子宛若红红的灯笼挂在古老的柿子树上,一串串,一枝枝,给村庄抹上一层暖暖的橙红。配上土墙、瓦屋、蓝天,一幅乡村油画浑然天成。

我们家老屋背后就有几棵柿子树。每年柿子成熟的季节,母亲和父亲翻山越岭从很远的地方摘来山楂。用大大的木桶把柿子和山楂一层一层地交叠放好,盖严盖子。捂上一段时间,打开木桶,一股柿子的香甜扑鼻而来。母亲把